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

卢晓渤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东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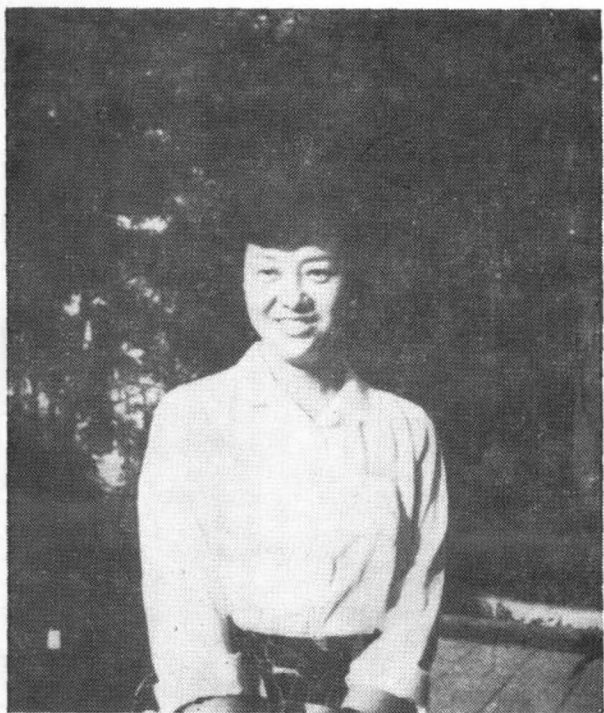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插页1·字数130,000

1988年11月第1版·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100

ISBN 7-80040-060-3/I.52

定价: 1.75元



我只是把你的故事讲给你听：无论是歌，是泣，我的心都在追求着美好。

卢晓红

作者小传

卢晓渤，女，一九五二年出生，一九六八年下乡插队，一九七〇年入伍参军。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一九七三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当代》、《昆仑》、《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多篇。报告文学《在漂浮的国土上》曾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征文”奖。

序

韶 华

一汪湖水，平明如镜，映出山峦，树林，绿茵的倒影，却也美丽如画，然而水是死的。时间久了，水中生出孑孓蚊虫，苍蝇小咬。人们在闷热的空气中，在浓密的树荫下，乘凉，昏睡。蚊虫叮咬，苍蝇嗡嗡，偶而拍打几下，搔搔痒处，彼此相安，天下却也太平。但历史停滞了。

改革，开放，国家打开门窗，吹来几阵清风，有时是八级台风，带来暴雨，江湖涨潮，冲得一潭死水变活，大河奔腾，泥沙俱下，沧海横流。洋蚊子、洋苍蝇飞进来，加上土蚊子，土苍蝇，嗡嗡，嗡嗡，咬人皮肉，散播病菌。公司林立，沉渣泛起，广阔天地，各显神通。改革家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大河奔腾与泥沙俱下对立的统一。新发明、新纪录，经济起飞与走私贩私并存。在欢呼声中，在诅咒声中，在物质诱惑中，在事业心吸引中，在物价频涨中，在牢骚不满中，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同步卫星上天，大型电子计算机投产，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电风扇进入家庭。历史付出了代价，历史前进了。

五十年代可不是这样。那时，天空好象总是很明朗的，太阳好象总是很温暖的，春风好象总是很柔和的，人际关系

也好象总是很和谐的。进入新时期了，有序和无序，稳定和突破，前进和僵化，交织在一起。我们当代人面临着这种纷乱的世事，纷乱的人生，每个人都要交出一份答卷。卢晓渤，一个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塑造的形象，也做了答卷。

于是就有了高小戎：她年轻，漂亮，单纯，善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过对事业的追求。但在沉醉的美酒和轻盈的舞步中，在新奇的神秘的诱惑中，她把自己的灵魂（包括肉体）交给了魔鬼。她成了罪犯。她交出的答卷使人惊醒，给人启迪。

于是就有了《第三条生命》中的张立秋。在纷乱的人生中，他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由单纯天真的孩子，变成打架不要命的“坏小子”，变成盗窃犯。刑满释放，恶习难改。盗窃成了他的本能、本性、嗜好，他连公共汽车都不敢坐，怕自己看见乘客的衣兜管不住自己的手。但毕竟他后来的答卷是优秀的，他成了受到表彰的共青团员，他有了“第三条生命”。如何对待失足青年，社会也填写了答卷。

十年内乱说的是“大民主”，实质上是少数人以“革命”的名义，登峰造极的践踏了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说的是“群众运动”，实质上是“运动群众”；说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残酷镇压与无法无天，民主与法制双双受到破坏。它的后遗症也波及到了海军首脑机关。……

于是就有了打掉的门牙和带血的衣服被扔到海军领导的会议桌上的“案件”，就有了一个非军人职工冲到海军某部办公室连坐数日的“告状者”，起码的法律常识，道德规范，纪

律秩序，为之荡然。面对这种纷乱世态，海军副参谋长邓树琪，海军法律顾问处的刘峰军做了自己的也是社会的答卷：法治。一个知法、守法的浪潮，正冲洗着“海军大院”的十年动乱中积存下来的污泥浊水。

作者也写了著名青年歌唱家苏小明（《军港的夜啊，静悄悄……》），写了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的掷铁饼运动员李伟男（《当国歌奏响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发展道路是平坦的。但生活本身也常常遇到顺境和逆境，“埋头关”和“出头关”，事业和爱情，人生也是“纷乱”的。他们所做出的答卷，对当代人都可以起镜子的作用。

报告文学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我们从来不反对淡化，空灵，魔幻。但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关注着时代、社会，总是面向今天。挖掘化石古镜，猎奇边境蛮荒，不是他们的爱好。否则产生不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为千百万读者所关注的报告文学作品。也许（只是“也许”）某些报告文学作品，打不到国外去，也不能载诸文学史册。但它们揭示社会，推动生活。比之那些“纯文学”作品，镰刀割草，尖刀剔肉，各有各的用处。

在写此序言之前，我不认识卢晓渤。最近，认识了，交谈了。她的生活道路，创作历程，可以说是“平坦”的。她有一颗善良的眼睛，善良的心。她看到了生活中的矛盾，虽然还不是那么惊心动魄。我喜欢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作品）描写大起伏，大跌宕，大悲欢。但，惊涛骇浪是一种美，蜿蜒溪流也是一种美。作者的生活道路、个性气质决定了她的艺术风格。

我有时把创作水平的提高比作体育竞技。卢晓渤写了一

个掷铁饼运动员（李伟男）。他在亚运会上冲破了六十米大关。对一般人来说，初学乍练，只能投掷二、三十米；从二、三十米提高到三、四十米，还比较容易，而面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的时候，每提高一厘米，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一辈子都达不到。卢晓渤这本报告文学集，在艺术上投掷了多远，我们无法用数字表示。但我相信，要冲出中国，走向亚洲，走向世界，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她该为之努力，她也会为之努力的。

1988.3.28

于鲁迅文学院

目 录

序.....韶 华 (1)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 (1)

第三条生命..... (33)

待到朝霞映红海面..... (56)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109)

当国歌奏响的时候..... (121)

不灭的火焰..... (138)

西沙情..... (148)

在漂浮的国土上..... (161)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一个不满于现实的人，厌倦了生活，厌倦了养育他的土地，在极度苦闷之中，他乞灵于魔鬼，把灵魂交给了发誓要让他得到幸福和满足的恶魔。他坐上魔毯，离开了故乡，并答应魔鬼，当他的一切欲望满足的时候，便永远作魔鬼的奴隶……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在社会主义中国，竟真有人把灵魂交给了魔鬼！

此刻，她就坐在我们的面前，瘦高的身子微弓着，双手拘谨地插放在并拢的两腿之间，一双不大的眼睛紧盯着地面，流露出呆滞、迷惘的神色，间或也会闪现一丝思索的亮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的确良衬衫，胸前印着一个红“2”字——这个监狱在押犯人的标记，表明了她现在的身分，记录了她过去的耻辱。

听我们讲明来意，她长长一叹，象是从心底吐出了积郁已久的一口气，头轻轻摇了摇，更低垂了下去。按照监规剪理的露耳短发，顺着高颧骨的面颊滑落下来，遮住了她的脸孔，看不清她的表情，只有两只在腿间不住绞扭着、揉搓着的

手，显露出她烦乱纷杂的心绪。

屋里寂然无声，小鸟啁啾的啼叫从半开的窗户外突然传来，打破了室内的静默。她再次抬起头，向窗外望去。是时，北国已步入严冬，广东却正值秋高气爽时节。湛蓝的天空下，一片绿色的田野；田边马路上，来往汽车飞驰而过，甩下一串笛鸣和飞尘。马路两侧的树木舒展着生机盎然的枝叶，天地间一派生机勃勃，和窗内判若两个世界。

她似乎不大情愿地把头扭了过来，又一次深深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我是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到这里服刑的。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这真象是一场梦，一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可怕的梦……”

是语言的魅力，还是钦慕的吸引？一席“知己” 的交谈，她和他的心贴近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中午，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第一百次普通快车差几分钟就要开车了。车站的广播喇叭里，女广播员的声音替代了轻松的乐曲，她客气而又无情地催促着人们道别、分离。

这时，一对青年男女军人急匆匆挤过站台上话别的人群，向九号车厢赶来。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也许因为该说的话都已经讲尽，他们只是相互用目光道了再见，女军人便转身走进了车厢。汽笛长鸣，列车启动，一对恋人就此分手。

女军人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当她坐稳后，发现对面坐着一位小伙子，他象是早已注意到了她，目

光相对，立刻露出微笑，用标准的普通话道了问候。过了一会儿，他掏出一盒装潢精美的外国香烟，动作潇洒地打着了同样精美的电子打火机，一股轻烟随着他微微扬起的下颌飘散开来。刚吸了两口，他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看了女军人一眼，把烟盒递了过去。见姑娘羞赧地摇了摇头，小伙子连忙收起了烟盒，又把自己刚刚点燃的香烟狠狠按灭在烟缸里，一脸歉意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小伙子的风度和礼貌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她侧了侧脸，暗暗打量着折射在明亮的车窗玻璃上的身影：他，看上去只有二十三、四岁，却显得老练持重，虽说穿着朴素，一身中山装，一头学生发，却透着一股精明强干的不凡气质。这位初次见面的旅伴给姑娘留下了一个不坏的印象。

笑容可掬的乘务员用小车推来了茶点，小伙子欠起身端过两杯香茶，分别放在了姑娘和自己的面前，又从提包里拿出巧克力，客气地请姑娘品尝。那言语殷勤但不轻浮，那神态热情却非做作，好一副落落大方、有修养的模样！他的彬彬有礼掩藏着陌生的沟壑，温文尔雅架起了交往的桥梁，刚才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弹指间，已象熟人般地攀谈了起来。

“您是在医院工作吧？请问贵姓？”

“姓高，在解放军×××医院外科任护士长——高小戎。”

“噢，护士长！好年轻哇！不简单，不简单！”小伙子睁大了眼睛，微笑着发出一串的赞叹。

这赞叹羞红了姑娘的脸，甜润了姑娘的心。而小伙子淡淡的、漫不经心的自我介绍，更激起了姑娘的惊讶。他说他原

是福建侨乡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参军后不久被调到北京，接着又被选入中央机关，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国家干部，多次以各种身分被派往港澳和国外进行工作，同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打着交道，在异国他乡过着另一种生活。说着，他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到姑娘面前。

早已被对方的自我介绍吸引了的高小戎，顾不上细看，她只看清工作证那大红塑料皮上赫赫显目地印着“中共中央××部”的烫金大字，她只把“程志征”这个名字牢牢印在了脑子里。人，素昧平生，可短短的接触，已经有了极好的印象：单位，曾有耳闻，那是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许多小青年都好打听那里的干部重要而惊险的工作，并羡慕他们广阔而怪异的见识。高小戎的目光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钦慕的神色。起初，她还不断地低头品茶，借以掩饰自己的好奇和羡慕，可后来，她索性放下杯子，两眼聚神地注视着对方，两耳贪婪地聆听着他海阔天空地神聊，两唇喃喃地追问着自己平日想听又听不到的新鲜事。她遗憾自己孤陋寡闻，她怨恨自己见少识浅。她那平日从文艺作品和道听途说中产生的对国外的难言的向往，被程志征色彩缤纷的“亲身经历”一点点牵引着、挖掘着，膨胀了，升腾了……

“当然，人生在世不尽是为了吃喝玩乐，钞票够花就行，东西够用则罢，唯有一样追无尽头，求无止境，那就是精神。精神上的欲望……”说到这里，程志征截住了话题，表情莫测地看着眼前穿着军装的姑娘。

“你所说的精神上的欲望，就是指的追求，是吗？——那么，你的追求是什么呢？”高小戎向前探了探身子，迫不及待地追问着。

“自由。”程志征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两个字后，端起茶杯，慢慢地呷了几口，目光平擦过杯沿，投向姑娘。他想知道对方的反应，在对视而来的目光里，他得到了讲下去的勇气。

“人不同于其它生物，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应该享受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倾向的自由……在国外生活，这种自由的感受是很强烈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选择，随心所欲，充分享受自由的权利，没有人来过多地苛求和干涉你。不象我们国内，总是按政治的模式束缚人们的言行，也束缚了真理和未来……”程志征缓缓地讲述着，似乎既平淡又深沉，既随便又不失分寸，象一个常人偶尔发点牢骚，又象是经过长期冥思苦索后忧国忧民的感叹。

乍听，这些话叫高小戎震惊，她还从没有亲耳听过这样大胆、激烈的语言。她心里一阵慌乱，本能地争辩着，在程志征滔滔不绝的谈论空档中，偶尔钻缝插入几句辩驳。可渐渐地，她不再争议了，不再吭声了。她发现自己的争辩更多的不过是出于一种虚荣的掩饰，这种辩驳同程志征的谈论相比，不过是向奔涌的激流投下一块小小的石子，而且她还发现自己的信念在动摇，程志征的观点不过是比自己原有的一些想法更深刻、更直率罢了。她再也不感到他的言谈有什么过分。她的心随着程志征的节拍震荡、跳动、共鸣……

列车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飞快地奔驰着，窗外闪过一块块即将播种的农田，华夏大地阳光普照，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将带来更加美好的图景。

车厢的这个角落里，话题在海外游弋，从哲学理论到生

活方式，从自然风貌到人情世故，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与车窗外的天地乃至身边的环境气氛仿佛相距十分遥远。

程志征不去注意窗外，除去抬眼看看偶尔擦身而过的乘务员和旅客，他只关心高小戎的反应、不失时机地钉紧楔子，牢牢地牵着思路的绳索，紧紧地把绳头攥在自己的手里。

高小戎不去关心窗外，对从身边走动的人头顾不上多瞧一眼，她完全沉迷在程志征的谈论中。她庆幸在这寂寞的旅途上找到了一个谈得拢的旅伴，她庆幸交谈为自己展示了新的天地。她象是被人牵引着，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新的路程。

“车到广州的时候，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了。谁能相信，两个小时以前，我们还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唉，真是见了鬼，着了魔，平日总嫌车慢路长，这会儿倒嫌时间少了。我们一起走出了车站，在站台口停住了。看看他那张好象已经很熟悉了的面孔，我心里满是相见恨晚、分别叹早的遗憾。尽管匆忙中我根本不可能细细琢磨一下自己的感情，也无法一下子理清自己的思绪，但是，当他含蓄而有礼貌地提出请我当向导，帮他找住处的时候，我欣然答应了……唉，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啊！”

令人沉醉的美酒和舞步，使她觉得理想和现实 渐渐模糊了，理智轻烟般地向远方飘去

夜深了，喧嚣了一天的大地变得沉思般的安静。

坐落在广州市近郊的解放军某医院里，只有医疗大楼里的灯光在亮着，那是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沙场，刀光剑影不分

昼夜地闪动着。离它不远的宿舍楼群在淡白的月光下只能隐约看出个轮廓。

在一楼把角这间外科护士长高小戎的宿舍里，程志征躺在床上，依然没有倦意。他脱去外衣象是卸掉了伪装，一闪一闪的烟火象是点燃了他的回忆。在这黑暗中的回忆里，他才赤裸裸地恢复了自己的原形。

难道真是上帝在保佑着自己？今天上午，当他扒上从香港开往深圳的回空货车时，他还曾象只怕见阳光的地鼠；当他乔装打扮后坐上客车，还胆怯得象突然发现枪口的狐狸；当他看到身穿解放军草绿军装，佩戴红五星、红领章的高小戎走进车厢，坐到自己的面前时，他精神紧张得几乎要从座位上弹跳起来。然而，当他用学来的礼节客气地掩饰自己的心虚时，他窥视到对方的好感。当他用优雅的举止、斯文的话语小心翼翼地向姑娘心灵的湖水投下一颗试探的石子时，溅起的浪花告诉了他这湖水的深浅。他惊喜地发现，这位身穿军装看上去沉稳有主见的姑娘，内心早已失去了平衡，那热情中流露着敬慕的眼波，那矜持里遮掩不住空虚的神情。后来，又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为他安排住处，这不正说明了一切吗？短短几个小时里，他由惊慌步入平稳，进而得意，最后竟堂而皇之地以“亲戚”的身分，被领进了解放军的营区，安置在女军官的宿舍里。

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一切竟会这样顺利！好兆头，出师如意的好兆头，预示着今后的成功！想到这里，程志征掐灭了烟蒂，翻了个身，拉上被子蒙起头，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在带着女性温馨的屋子里睡着了。

隔壁屋里，高小戎躺在值班战友的空床上，却久久不能

入睡，她的腿有些发酸，从下了火车就一直陪着程志征找住处，到了大宾馆，也到过招待所，不是“客满”，就是条件不理想。她也说不出自己是希望早点安排妥当还是迟些落定他的住宿，只是满心乐意地陪着程志征，连车也很少坐。走啊走。走啊走，走到天黑，走到她有些担心赶不上回医院的末班车，走到她终于想出了让程志征住到自己宿舍来的主意。

酸胀的腿在舒适的床上随意伸展着，得到了恢复自如的休息，兴奋了一天的脑细胞却丝毫没有疲惫地继续活跃着。说来也怪，有的人朝夕相处却话不投机，有的人途逢路遇却心心相通。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高小戎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一切，回忆着程志征。他的仪表，他的举止，他的言谈，他的笑容，他所涉及的话题……一股不可名状的感情暗流，悄然浸入了高小戎的心田。它的源头在哪里，它将掀动什么样的浪花，它将给这片深藏的田地带来什么样的改观，高小戎此刻还说不清楚，她只是觉得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推心置腹的知音了，她多么希望程志征能在这儿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高小戎端着洗脸水，敲开了程志征的房间，她一边收拾着早餐一边歉意地对程志征说：“我正在地方医院进修，时间太紧，恐怕白天不能陪你了……”

“没关系，没关系，你忙吧，我等着你……”程志征笑着连忙摆手。他总是这样随和、有礼，倒叫高小戎不安了。

这一天，高小戎心猿意马。听课，她直目呆神，漏掉了不少该记的笔记；实习，她心不在焉，显得比生手更慌乱无章。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总是在脑子里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好不容易熬到了电子钟的指针跳到了下班的时刻，高小戎急匆匆洗手、更衣，走出了地方医院的大门。正当她飞快